

高声誉意味着高审计质量吗?

——来自中国证券市场的经验证据

曹建新 颜利胜

(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广州 510640)

【摘要】会计师事务所声誉高必然审计质量高吗?本文以2009~2010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年报的数据为研究样本,以操控性应计利润作为审计质量的衡量指标,检验了不同声誉的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质量是否存在显著差异;并进一步选取2006~2008年的数据做稳健性检验。结果发现:国际“四大所”、国内“六大所”与其他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质量并无明显差别。这说明高声誉并不意味着高审计质量,中国证券市场上的确存在审计质量背离会计师事务所声誉的现象。

【关键词】 职业声誉 审计质量 声誉背离

按照Watts和Zimmerman的观点,审计质量是指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师发现并消除财务报告中错误的能力,它取决于审计师的专业胜任能力和独立性的联合作用。由于两者的不可见性,投资者并不能直接判断审计质量的高低。况且要验证审计质量的高低不仅困难而且成本高昂。因此,审计市场具有“二手车”市场的特点(李连军等,2007)。由于声誉被视为企业一项有价值的资产,因此,会计师事务所的声誉起到了信号传递的作用,部分解决了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投资者根据会计师事务所的声誉对审计质量做出评价,继而对财务报告的质量做出判断。然而,当美国安然事件和我国锦州港事件等类似事件发生后,我们不得不慎重思考这个问题:会计师事务所的高声誉真的意味着高审计质量吗?本文拟立足于中国的具体情况,探讨会计师事务所声誉与审计质量是否存在一致性,在此基础上提出假设并进行检验。

一、文献回顾

1. 国内证券市场会计师事务所声誉现状。大多数的研究者认为国内证券市场存在有声誉的会计师事务所(李常青等,2004;李连军等,2007;王兵等,2009),但也有研究得出国内所有会计师事务所都没有声誉的结论(张奇峰,2005;王恩山,2010)。审计收费溢价的存在可作为会计师事务所有声誉的证据。李连军等(2007)发现:国际“四大所”的审计服务价格显著高于国内“五大所”,而国内“五大所”审计服务价格又显著高于国内其他所。

2. 会计师事务所声誉与审计质量关系的理论解释。会计师事务所声誉与审计质量之间关系的公认解释理论是著名的“KMRW声誉模型”。KMRW声誉模型以信息不完全和重复博弈为理论基础,模型的基本思想是:在重复的交易过程中,各交易方追求长期收益的最大化,每一个参与方尽管在选择合作时可能面临被对手出卖的风险,但如果他选择不合作,就暴露了自己是非合作型的类型,从而失去了获得长期合作收益的可能。只要博弈重复的次数足够多,未来收益的损失就

会超过短期被出卖的损失。因此,每一个参与方都想树立一个合作形象,即使他们在本性上并不是合作型的。

根据KMRW声誉模型,在不完全信息重复博弈中,会计师事务所追求的是长期收益最大化,会计师事务所愿意提供高质量的审计服务以期获得将来的继续合作从而取得未来的服务收益;博弈的另一方(客户、投资者等)能根据会计师事务所既往的高审计质量预期其将来也会保持高质量的服务。这样,通过持之以恒提供高质量审计服务,与大量客户进行长期、反复的博弈,会计师事务所的声誉得以建立起来,并在后续的高质量审计服务中得到维持。

从KMRW声誉模型的解释来看,会计师事务所声誉与审计质量具有一致性,高声誉的会计师事务所意味着其提供的是高质量的审计服务。会计师事务所声誉能传递审计质量的信号功能的观点广被接受。但同时应该注意到,KMRW声誉模型是以下列假定为前提的:交易的重复、博弈的参与方能及时识别会计师事务所的服务质量及违规行为,对低质量审计的足够惩罚等等。然而,这些假定条件在国内并不完全具备。首先,投资者难以识别审计服务质量的高低。会计师事务所的质量策略空间也并非只有高质量与低质量两种选择,会计师事务所可能提供既非高质量也非低质量的审计服务,而这无疑使原本就难以识别的审计质量更难识别。其次,会计师事务所在国内的低法律风险使得其违规的成本低,违规被发现后的惩罚力度也不够。

3. 会计师事务所声誉与审计质量关系的实证检验。由于会计师事务所声誉不可观测,实证检验研究中,通常把会计师事务所规模与会计师事务所声誉联系起来,认为规模越大、会计师事务所声誉越高。对如何辨别会计师事务所的声誉,国内外的研究者主要采用简单的二分法:国外研究者经常将国际“八大所”、“四大所”看做高声誉的会计师事务所,我国研究者大多以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公布的《会计师事务所综合评价前百家信息》中排名前十位的本土“十大所”作为本土高声

誉的会计师事务所。

DeAngelo(1981)的分析指出:大会计师事务所实力强,审计师能够受到更多的培训,其业务素质、专业能力比较强;由于客户多,一旦声誉受损,大所的损失远大于小所,因此大所的机会主义行为动机更小,审计质量更高。国外相当多的经验证据支持了 DeAngelo 的分析。Davidson 等(1993)研究表明,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大所的审计质量比小所高。Becker 等(1998)研究发现,非“六大所”审计客户增加应计利润可操控性显著高于国际“六大所”审计客户的可操控性应计利润。总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许多相关研究都表明:大所重视自身的声誉建设,审计质量高;不同声誉的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质量确实存在显著差异。

我国相关的实证检验结果并不一致。胡旭阳(2002)发现:国际“四大所”审计有助于降低 IPO 折价,国际“四大所”的声誉在我国资本市场上具有显著的信息含量。蔡春等(2005)以 2002 年沪市制造业 343 家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用截面修正的 Jones 模型估计的可操控性应计利润衡量盈余管理程度,研究表明,国内“十大所”的审计质量显著高于非“十大所”。刘运国等(2006)以深、沪两市 2002~2004 年 3 544 个年报为样本,使用审计意见和可操控性应计利润作为审计质量的衡量指标,研究指出,在中国审计市场上,国际“四大所”与非“四大所”的审计质量不存在显著差异。刘峰等(2007)发现,从会计稳健性角度来看,国际“四大所”比非国际“四大所”更不稳健。郭照蕊(2011)以 2007~2009 年沪、深两市 A 股上市公司数据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国际“四大所”与非“四大所”审计质量没有明显差异。

国内实证研究除了结论不一致外,主要限于国际“四大所”与非“四大所”审计质量的比较,而且大多数的研究仅分析会计师事务所规模与审计质量的关系,回避了会计师事务所声誉与审计质量的关系,更没有研究会计师事务所声誉与审计质量是否具有一致性的问题。因此,本文将探讨会计师事务所声誉与审计质量的关系,比较国内证券市场上国际“四大所”、国内高声誉会计师事务所及其他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质量是否存在显著差异。

二、研究假设

会计师事务所做出审计质量决策时必定会权衡利弊,以获得最大的长期经济利益。因此,会计师事务所声誉的不可观测性、会计师事务所及其注册会计师聘任权的安排、证券市场约束功能的发挥和较高的监管风险都会影响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质量的策略选择。

会计师事务所声誉的不可观测性是声誉背离可能存在的前提。声誉背离是指声誉不能如实地反映审计质量的高低,如享有高声誉的会计师事务所却提供较低质量的审计服务。独立审计声誉是指社会公众对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服务质量予以信任和赞美的程度,包括卓越的审计服务品质、足够的综合能力、适度的会计师事务所规模、较高的品牌专用性和较悠久的历史沉淀等内涵(查道林等,2004)。其中,卓越的审计服务品质包括坚持独立、客观、公正的立场,持之以恒的高质量审计

服务和独特的专业服务;足够的综合能力包括高素质的人才群体,严格的质量管理和足够的赔偿能力;而会计师事务所的规模常被视为执业能力的象征。会计师事务所的立场、审计服务质量和质量管理的相关信息难以被外部人获取。人才素质能够从员工招聘中获得部分信息,会计师事务所规模能反映赔偿能力的大小。显然,在没有明显执业质量证据的情况下,投资者通常只能从人才素质、会计师事务所规模、品牌和历史等方面来判断会计师事务所的声誉;当有明显、重大证据表明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质量存在问题时,公众才会大幅度降低对其声誉的评价。那些历史久、规模大、无劣迹(或劣迹少)的会计师事务所容易得到公众的认可,享有较高声誉。这说明独立审计职业声誉具有主观性特征,它不一定能反映出真实的审计质量,可能存在声誉背离的情形。

我国会计师事务所聘任权的安排使得高声誉的会计师事务所难以提供高质量的审计服务。雷光勇等(2005)从理论上分析了股东已将会计师事务所聘任权和会计师事务所薪酬决策权交给了管理当局。张敏等(2010)以 2001~2007 年我国 A 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证明了我国上市公司聘任会计师事务所受公司高管的决定性影响。会计师事务所是以盈利为目的的组织,必然会追求收益最大化,在公司高管决定会计师事务所去留的背景下,大牌会计师事务所必须处理好与公司高管的合作关系,难以超然独立,是否能保证高审计质量值得怀疑。当然,会计师事务所及其注册会计师也不会任意降低审计质量,因为他们知道不能犯众(主要是投资者和潜在的投资者)怒,否则失去的会更多。由此推测,大牌会计师事务所可能提供不高但也不太低质量的审计服务。此时,会计师事务所得以继续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而投资者会认为这样的会计师事务所比较可靠、相对而言声誉较好。

证券市场约束功能的发挥和趋严的证券市场监管使得无声誉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质量有了最低保障。方军雄指出(2009),职业声誉能够发挥其约束功能。当发生审计失败时,市场会大幅降低对该会计师事务所职业声誉的评价,投资者对其在其他公司的审计的评价也会降低。这会减少会计师事务所的市场份额。尹衡(2007)指出:在会计师事务所与社会公众的重复博弈中,如果会计师事务所的行为损害了社会公众的利益,那么社会公众会采取相应措施对其进行惩罚,使会计师事务所失去未来收益。朱红军等(2008)发现,当会计师事务所的声誉受损时,市场会对其审计的上市公司作出负面反应。这说明我国证券市场在关注会计师事务所的声誉,市场能够发挥声誉机制的约束功能。

我国会计师事务所及其注册会计师面临的法律风险较低,但面临的监管风险较高,严格的市场监管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法律法规上的不足。其一,我国实行证券市场审计资格准入制度,必须具备相应的条件并经批准方能获得上市公司审计资格。能取得证券期货审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应该具备较强的实力。其二,多方位的日常监管。监管机构包括财政部门、证监会、证券交易所、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监管形式有直接检查、行业互查等。其三,对违规的处罚。处罚包括警告、停

业整顿直至取消证券期货从业资格或审计从业资格。如何规避监管风险,直接影响到会计师事务所的质量决策。

根据上述分析,提出如下假设:

H1:在我国证券市场上,不同声誉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质量无显著差异。

该假设包括以下三个子假设:

H1a:国际“四大所”与国内高声誉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质量无显著差异;

H1b:国际“四大所”与国内其他上市公司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质量无显著差异;

H1c:国内高声誉会计师事务所与其他上市公司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质量无显著差异。

三、研究设计

1. 样本选择。本文以 2009~2010 年沪深两市 A 股上市公司年报为研究样本,数据来自巨源数据库。没有选取金融业,去掉了被 ST(包括 ST、*ST、SST)的公司和主要变量缺失的样本,最后得到 2 856 个样本。用 EXCEL 对数据进行处理后,再用 SPSS17.0 进行分析和回归检验。

2. 样本设计。李常青等(2004)以 1999~2002 年四年客户数量市场占有率、客户总资产市场占有率为基础所计算出来的加权平均市场占有率来确定国内有声誉的会计师事务所。李连军等(2007)把在 1999~2002 年四年间都进入了中国证监会对中国本土“十大”会计师事务所的排名的五家会计师事务所作为具有良好声誉的会计师事务所。王兵等(2009)以国内排名前十大(含国际“四大所”的联盟所)来衡量会计师事务所声誉。王帆(2011)认为,排名在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公布的《会计师事务所综合排名前百家信息》中前十名的会计师事务所是本土有声誉的会计师事务所。有声誉的会计师事务所应该具有规模大、收入高的特点,并且这一特点比较稳定。

于是,我们利用 2008~2010 年三个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综合排名前百家信息》进行聚类分析,聚类变量包括年度总收入、注册会计师人数和从业人员人数三项内容。结果表明,连续三年都进入大规模、高收入的会计师事务所这一类别的有中瑞岳华、立信、大信、信永中和、利安达、天健正信等 6 家会计师事务所。于是把这 6 家作为本土有声誉的会计师事务所,其他所都视为无声誉会计师事务所。

四、研究模型

由于审计质量无法直接判断,因此都用替代指标予以衡量。鉴于可操控性应计利润使用范围广,本文就用可操控性应计利润的绝对值作为审计质量的替代变量。

1. 盈余管理模型。截面 Jones 模型应用广泛,Kothari 等(2005)指出,在计算可操控性应计利润时需要考虑公司业绩的影响,因此采用如下模型估计可操控性应计利润:

$$Acca_{i,t}/A_{i,t-1} = \alpha_0 + \alpha_1 (1/A_{t-1}) + \alpha_2 (\Delta REV_{i,t}/A_{i,t-1}) + \alpha_3 (PPE_{i,t}/A_{i,t-1}) + \alpha_4 ROA_{i,t} + \varepsilon_{i,t} \quad (1)$$

其中:Acca_{i,t}指 i 公司第 t 年总应计利润,它等于第 t 年营业利润减去第 t 年经营现金流量的差额(Collins 和 Hribar 认为,当样本公司存在收购兼并、非持续性项目等情况时,用

资产负债表法计算总应计利润不如现金流量表法好);A_{i,t-1}指公司第 t-1 年总资产;ΔREV_{i,t}指公司第 t 年营业收入与 t-1 年营业收入的差额;PPE_{i,t}指公司第 t 年固定资产价值;ROA 指资产报酬率。利用上述模型分年度、分行业进行回归的残差作为可操控性应计利润的衡量。

2. 回归检验模型。为检验假设,可在 Becker 等(1998)研究非国际“六大所”与国际“六大所”对审计客户盈余管理容忍的差异时所用模型的基础上加入本土有声誉的会计师事务所这一变量。借鉴 Becker 等(1998)模型、王兵(2011)模型,本文设计如下模型:

$$DA_{i,t} = \alpha_0 + \alpha_1 Big4_{i,t} + \alpha_2 Nation6_{i,t} + \alpha_3 OCF_{i,t} + \alpha_4 LnAssets_{i,t} + \alpha_5 Leverage_{i,t} + \alpha_6 AbsAccr_{i,t} + \alpha_7 ShareIncr_{i,t} + \alpha_8 ChaAud_{i,t} + \alpha_9 Lose_{i,t} + \alpha_{10} EM_{i,t} + \alpha_{11} Growth_{i,t} + \alpha_{12} \sum_{i=1}^1 YEAR_i + \alpha_{13+i} \sum_{i=1}^{11} IND_i + \varepsilon_{i,t} \quad (2)$$

其中:被解释变量 DA 指可操控性应计利润;解释变量 Big4、Nation6 分别指国际“四大所”和国内“六大所”。

控制变量涵义如下:OCF 等于经营现金流量净额与期末总资产的比值;LnAssets 等于期末总资产的自然对数;Leverage 为期末资产负债率;AbsAccr 为总应计利润的绝对值;当年流通股增加 10%时 ShareIncr 取 1、否则取 0;变更会计师事务所时 ChaAud 取 1、否则取 0;当年净利润小于零时 Lose 取 1、否则取 0;净资产收益率在 0~1%或 6%~7%时 EM 取 1、否则取 0;Growth 为年销售收入增长率。

如果 α₁ 显著为负,则说明国际“四大所”能显著降低客户盈余管理水平,其审计质量高于其他所;如果 α₂ 显著为负,则说明国内“六大所”审计质量高于其他所;否则,表明国际“四大所”和国内“六大所”的审计质量不显著高于其他所。

另外,去掉 Nation6 这一变量并使用不含国内其他所审计的样本,可单独检验国际“四大所”与国内“六大所”审计质量是否存在差异。

五、实证检验

1. 描述性统计。模型(2)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 1。

表 1 描述性统计

	均值	标准差	极小值	极大值	百分位数		
					25	50	75
DA _{i,t}	0.000	0.105	-0.538	1.920	-0.048	-0.003	0.041
Big4	0.063	0.244	0	1	0	0	0
Nation6	0.322	0.467	0	1	0	0	1
OCF	0.055	0.087	-0.565	0.771	0.010	0.053	0.103
LnAssets	21.860	1.274	18.634	28.136	20.948	21.683	22.571
Leverage	0.487	0.202	0.011	1.262	0.337	0.497	0.643
AbsAccr	0.077	0.095	0.000	2.239	0.023	0.053	0.101
ShareIncr	0.281	0.449	0	1	0	0	1
Lose	0.073	0.260	0	1	0	0	0
EM	0.093	0.291	0	1	0	0	0
Growth	0.223	0.580	-0.995	10.843	0.006	0.154	0.344
ChaAud	0.135	0.342	0	1	0	0	0

由 DA 的极值可知,不同公司盈余管理的差异极大。2 856 家样本中, 6.3%的公司由国际“四大所”审计,32.2%的公司由国内“六大所”审计,有 13.5%的公司变更了会计师事务所。样本公司的规模差异极大,最小的为 18.634,最大的则为 28.136。有半数以上的公司资产负债率小于 50%,亏损样本仅占 7.3%,有 9.3%的样本净资产报酬率在 0~1%或者 6%~7%之间,有 28.1%的样本股份总额增加了 10%或以上。样本公司的销售增长率差别也极大,但一半公司的增长率不超过 15.4%。

2. 相关性检验。相关性检验显示(受篇幅限制,结果没有给出),国内“六大所”与可操控性应计利润不存在显著相关性;但国际“四大所”与可操控性应计利润在 10%水平上相关,这与 H1 矛盾,不过也可能是内生相关性,需控制相关变量回归后才能最终确定。

3. 回归结果。模型(2)的回归结果见表 2(限于篇幅,没有给出 T 值和 VLF 值),表的左半部分是国际“四大所”、国内“六大所”审计质量比较,表的右半部分是国际“四大所”、国内“六大所”及其他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质量比较。不管是合并还是分年检验, Durbin-Watson 统计量均接近 2,方差膨胀因子(VIF)都小于 2,这说明模型不存在异方差性、也不存在多重共线性。而且模型拟合度高,最小的调整 R² 也达到了 0.703,说明模型具有较强的解释能力。

从表 2 可以看出,国际“四大所”的系数小且不显著,说明国际“四大所”与国内“六大所”审计质量没有明显区别,H1a 得到支持。

国际“四大所”与国内“六大所”的系数也很小且不显著,说明国际“四大所”、国内“六大所”与国内其他上市公司审计所的审计质量没有显著区别。H1b 和 H1c 得到支持。这也说明相关性检验中国际“四大所”与可操控性应计利润显著负相关是内生相关性造成的。

4. 稳健性检验。为检验结果的可靠性做以下检验:①对 2006~2008 年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②进行年度、行业配对,即保证参与回归的每一个年度、每一个行业都有国际“四大所”、国内“六大所”与国内其他所的样本,经处理后,对得到 2006~2010 年五年间 6 299 个样本进行合并回归与逐年回归。进一步检验的结果没有重大变化,研究结论不变。

六、研究结论

在我国,只有取得证券期货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方可审计上市公司,能取得这一资格可能本身就意味着该所具备相当的规模和一定的执业能力。同时,虽然我国会计师事务所面临的法律风险较低,但逐渐严格的注册会计师行业自律和证券市场监管也起到了一定的保证审计质量的作用。因此,不同声誉的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质量差异可能并不大。据此,本文推测高声誉会计师事务所并不一定能提供高质量的审计服务。本文进一步设计模型,用可操控性应计利润作为审计质量的衡量指标,用样本公司 2009~2010 年度的公开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国内证券市场上,不同声誉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质量没有显著差别,这说明我国确实存在会计师事务所声誉与审计质量相背离的现象。

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取性,本文的研究只局限于具有证券期货审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质量的分析、比较,没有涉及非上市公司会计师事务所的声誉与审计质量关系的分析及实证检验。因此,研究结论还不能推广到不具有证券期货审计资格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质量。

主要参考文献

1. Becker C. L., M. Defond, J. Jiambalvo et. The Effect of Audit Quality on Earnings Management. Contemporary Accounting Research, 1998; 4
2. 刘峰,许菲. 风险导向型审计·法律风险·审计质量——兼论“五大”在我国审计市场的行为. 会计研究, 2002; 2
3. 张敏,李伟,张胜. 会计师事务所聘任的实际决策者: 股东还是高管?. 审计研究, 2010; 6
4. 郭照蕊. 国际四大与高审计质量. 审计研究, 2011; 1

表 2 回归结果

	国际四大、国内六大审计质量比较			国际四大、国内六大及其他审计师审计质量比较		
	2009~2010 全样本	2009年度	2010年度	2009~2010 全样本	2009年度	2010年度
(常量)	-0.054 *	-0.046	-0.065 *	-0.039 *	-0.008	-0.105 ***
Big4	-0.004	-0.008	0.003	-0.002	-0.003	0.000
Nation6				0.001	0.002	0.000
OCF	-0.897 ***	-1.061 ***	-0.811 ***	-0.975 ***	-1.072 ***	-0.887 ***
LnAssets	0.006 ***	0.006 **	0.006 ***	0.006 ***	0.004 ***	0.007 ***
Leverage	-0.076 ***	-0.084 ***	-0.072 ***	-0.076 ***	-0.078 ***	-0.073 ***
AbsAccr	0.411 ***	0.477 ***	0.266 ***	0.286 ***	0.298 ***	0.322 ***
ShareIncr	0.005	0.011 *	0.003	0.005 *	0.007 *	0.002
ChaAud	0.003	-0.001	-0.002	0.001	0.003	-0.006
Lose	-0.068 ***	-0.089 ***	-0.043 ***	-0.055 ***	-0.061 ***	-0.046 ***
EM	-0.014 **	-0.015 *	-0.015 **	-0.017 ***	-0.020 ***	-0.015 ***
Growth	0.002	0.009 **	-0.005 *	0.005 **	0.010 ***	-0.004 *
YEAR	已控制			已控制		
IND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样本量	1 101	520	581	2 856	1 358	1 498
调整 R ²	0.705	0.766	0.703	0.709	0.717	0.729
F	120.517 ***	82.063 ***	66.472 ***	303.231 ***	157.240 ***	183.916 ***
Durbin-Watson	1.827	1.925	1.907	1.929	2.054	1.932

注: *、**、*** 分别表示在 10%、5%、1% 水平上显著。